

上官云飞  
著



(上)

# 殘肢書生

北方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风云聚会 | (1)   |
| 第 二 章   | 侠士断魂 | (43)  |
| 第 三 章   | 真假神僧 | (82)  |
| 第 四 章   | 千里狐狸 | (119) |
| 第 五 章   | 英雄落泪 | (155) |
| 第 六 章   | 语含禅机 | (191) |
| 第 七 章   | 九宫奇阵 | (240) |
| 第 八 章   | 深山三年 | (260) |
| 第 九 章   | 摄魂魔女 | (301) |
| 第 十 章   | 技震龙潭 | (335) |
| 第 十 一 章 | 巫山云雨 | (369) |
| 第 十 二 章 | 血剑之王 | (402) |
| 第 十 三 章 | 侠影齐现 | (434) |
| 第 十 四 章 | 夺命枪  | (469) |

第十五章	淫恶一世·····	(503)
第十六章	八剑飞霜·····	(539)
第十七章	暗中奇毒·····	(571)
第十八章	神秘死帖·····	(603)
第十九章	魔影绝刀·····	(635)
第二十章	莲足除疾·····	(680)
第二十一章	荒郊野人·····	(724)
第二十二章	恩仇难了·····	(758)
第二十三章	干戈再起·····	(794)
第二十四章	勾心斗角·····	(832)
第二十五章	魔王克星·····	(869)

## 第一章 风云聚会

夕阳西坠，残霞片片——

古道苍茫，绮丽多姿的晚霞，将大地抹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

此时，广阔无际的荒野，响起一缕极端凄厉的马嘶声，凝震四野。

落日余晖，映照在荒野大地上，只见遥遥的西方象似惊虹闪电般，驰来一匹乌龙神驹。

奇怪的是，神驹奔驰如电，不时仰颈厉啸，其坐鞍上却不见骑士。

古道荒野，夕阳残照，无主空骑，加之阵阵凄凉马嘶声，显得大地一片凄凉和悲楚。

没有坐骑的马儿，箭也似地向东方狂奔。

这匹乌龙神驹，终于来到一座巍峨庄严红砖围墙的大院面前。

象似宫殿般的牌楼大门两侧，早有四位执矛黑衣卫士守候。他们目睹乌龙神驹鞍上无人，脸色骤变。

倏地乌龙神驹仰颈长嘶一声，声如龙吟，震荡苍穹。

余音未绝，神驹四蹄后扬，身如箭般地向大门右侧一座石狮撞去。

一声嘶鸣，马首碎裂，血肉横飞，这匹神驹竟然倒地而

亡。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简直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四位黑衣卫士做梦也想不到这匹乌龙神驹会自绝而亡，一时间不禁目瞪口呆。

由这匹马儿自绝而死的情形看来，此马定是一匹极通灵性的千里神驹，因为主人亡故，而作忠烈的自绝。

开封府武林第一家——也就是天下武林盟，“武林盟主之府”。

这是一座宫殿式牌楼大门，屋脊楼阁连绵百间的大院，红砖围墙苍松翠柏环绕，其间更加显得气象万千。

这时，乃是正午时分，艳阳高照，这座武林盟主之府，层层院落中竖立着六七丈高的灯竿，白幡迎风招展，清晰可见。

大门广场，只见车马如龙，行人如潮，由大门中进进出出。

这些黑衣武士身配刀剑，手臂带有黑纱重孝，个个神色肃穆，双目神光炯炯监视着出入武林盟主之府的人群。

突然在广场一个角落，出现了一个黑衣书生，面目清秀，剑眉虎目，蜂臂熊腰，只可惜的是，行走之间，左脚微显跛拐，脸上神色一片苍白腊黄，一副病容、落寞、失魂之状。

黑衣少年书生在原地踌躇了良久，方才一跛一跛地走过石阶，夹在人潮中就要进入牌楼大门，突然从旁侧闪过来两位配剑的黑衣武士挡住了去路。右边一位年纪稍长的武士，沉声说道：“这位仁兄请止步。”

黑衣少年书生在原地闻言一怔，停下身子说道：“在下是为盟主吊丧而来的。”

黑衣武士陪礼道：“请兄台出示讣帖。”

黑衣少年书生微然一呆，道：“讣帖？噢！在下因为急促赶路忘记带了。”

黑衣武士摇头说道：“仁兄千里遥遥赶赴开封吊丧，盟主九泉之下英灵有知，定然非常感激，但是在下却不能通融让兄台进入盟主之府。”

黑衣少年书生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在下素仰胡盟主侠风仁义，阁下不能方便一下让我膜拜胡盟主英灵吗？”

黑衣武士见到这位脸带病容的少年，说话间虎目蕴闪泪光，不禁略感诧异，但他仍然摇着头说道：“仁兄诚心诚意前来奠叩胡盟主之丧，区区也非常感激。不过治丧会有令，禁止来历不明之士奔丧，只好爱莫能助了。”

脸色枯黄书生少年闻言，神情沮丧，极端凄凉，悲怆地叹了一口气，那种落寞、失魂之态，更加显得凄楚落魄。

他转过身子，拖着一跛一拐的左脚，慢慢地向石阶走去。此时他心灵深处沉痛喃喃低语道：“……十年养育之恩，情深似海……我……我一定要跪拜在师父灵前，虽然我梦天岳是一位被驱逐出门墙的人……但浩瀚师恩，如何能忘啊……师父呀！你原谅我吧！梦天岳又要违背你老人家禁令踏入武林盟主之府门。……”

午后秋风轻轻拂起枯黄少年书生衣袂，他那凄凉、落魄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武林盟主之府的广场。

初秋，入夜已渐觉寒意，今日天气显得有点异样，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空中片片阴云流动不休，月隐星沉。

秋风轻拂，草叶轻啸。

武林第一家盟主之府东北方围墙外小树林，突然出现了一条人影，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虎目，微然扫视一下灯火明媚的盟主之府上院落，轻缓拖着跛拐脚步移至墙角，只见他膝不曲，腰不拧，双臂轻轻一提，整个身躯已如同狸猫一般，翻登墙上。

这种绝顶的轻功，使人难以相信会出现在一位半残废的跛脚少年身上。

要知这种膝不曲，腰不拧，而单靠双臂弹震之力，而能提升一丈之高围墙轻功火候，实在已距草上飞绝顶轻功火候不远。

脸色腊黄少年梦天岳在墙上不作瞬间停留，捷速地滑落墙角内，原来一阵脚步声响，前面院落甬道转出三位黑衣卫士。

只见他们顺序排列，步伐整齐向这座院落里巡视过来，他们腰间各挂一柄短剑，这种情形枯黄少年看在眼里，内心不禁一惊，暗自忖道：“……奇怪！武林盟主之府上为何较往年戒备森严。”猛地想起午间在大院门口卫士禁止自己进入的情形。

梦天岳脑海中疑云顿生。

他想师父生前名震江湖，威慑三山五岳，身居中原武林第二十九代武林盟主之位，他老人家一旦病故，应该任随天下武林同道膜拜，为什么要凭据“讣帖”叩丧？

念及未完，突听三位卫士其中一人，说道：“阿强哥，自从胡盟主死了之后，这四十九日来，盟主府上戒备森严，草木皆兵，这举动实在令人不解。”

其中一个人接口哼声道：“哼！四十九日来，真苦了咱们这般人，若不是胡盟主生前待咱们好，真他妈的，我会骂治丧会那群王八蛋混帐。”

那位叫阿强哥的卫士，象似三人的组长，他很快低叱道：“你们二位少啰嗦，其实你们知道些什么？据说自从盟主坐骑——乌龙神驹奔回开封报胡盟主恶耗，自撞石狮而死之后，五位在武林盟主府上做客的武林高手，也相继神秘暴毙而亡。……”

语声随着他们远去的脚步声中断。

但这番话却听得残肢书生梦天岳心内震惊不已。

此时，他已经知道武林盟主府上为何这般紧张。戒备森严的原由啦！本来他以为盟主之死，乃是病故，寿终正寝，此刻想来，似有出入。

那么他老人家是被杀啦！但又想回来，铁掌乾坤圈胡沧夫之名，在当今武林有如丽日中天，名声威望，就是凭其武功造诣，虽不能说独步天下，唯我独尊，但试观江湖武林里草莽武夫，又有谁能够胜了他手下一双铁掌，以及出神入化的乾坤圈？

残肢少年梦天岳显得有点沉不住气，身如飞鸟，驾轻就熟地向重重院落奔去。在他的记忆里武林盟主之府任何一条道路，花石草木，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描绘出来。七年，他已经离开这里七年了。

当今武林盟主之府，虽然是戒备森严，几乎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但因月隐星沉，以及梦天岳那使人难以相信的轻功身法，就是大内皇宫警卫也难阻挡其路。



一个轻烟般身影，已经停在一座独立院落大厅堂前面。

子夜时分，万籁具寂，轻微秋风，拂动白幡灯竿，更显得其声如鸣似泣，周围漆黑，但这座大厅堂却日夜不停亮着七盏油灯。

浅黄灯光照清楚厅堂每一件衣物，大厅上花圈、花篮摆列在大门石阶之外，白布墨迹挽联，挂满厅堂每一角落。

厅堂的最后头，白纱灵堂，居中一块灵牌，书写着胡公沧夫神位，靠壁间贴挂着一幅画像。

“扑通”一声，梦天岳已经曲膝跪在一只黄铜香鼎面前，虎目泪涌如泉，混身阵阵抽噎颤抖，虽然他没有嚎啕痛哭出声，但这种无声伤痛，却比有声嚎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刹那间，一幕一幕往事闪现在眼前。……他想起远在十七年前一个大风雪夜里，自己沦落开封街头，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的时候，一个神仙般的人骑着一匹骏马儿，从天而降，拯救了自己一条小命。……

之后，那位神仙般的人收留了自己，三年后更破例收纳自己为他最后一个徒弟。……就这样，自己接受这位神仙老人慈严恩泽，重温破碎家庭温暖。……

梦天岳想到此处，抬头看到灵堂挽联上，“痛损慧心”、“名垂千古”、“音容宛在”等墨字。他低声呼叫了一声：“师父！”

整个身子直向灵堂神位扑了过去，双手抱住神位木牌，喃喃低语道：“……师父，我梦天岳罪该万死……师父……虽然你老人家已经将我驱逐出门墙，但梦天岳刻骨铭心也不敢忘记师父十年教养，浩海深恩……师父，本来我打算回来恳请

你老人家准许我进入门墙……但今日，你老人家也不能答应我啦！梦天岳永远是一位被驱出门墙的罪人了，师父……”

如咽似泣的语声，深情流露，凄凉哀怨，闻之令人心伤。

正当梦天岳悲恸不已之际，蓦听身后传来一声苍凉长叹！

梦天岳如梦惊醒转首望去。

只见灵堂中不知何时来了一位灰衣老僧，他左掌立胸，右手持了一串佛珠，慈眉善目，正自喃喃诵念着佛经。

梦天岳看清灰衣老僧脸容，心下暗惊，忖道：“这位老僧不是少林神僧古罗禅师吗？”

少林神僧古罗禅师，乃是少林派当今掌门人的师伯，论辈份，在今日武林里可说是仅存的老前辈。

梦天岳记得在七年前，自己未被驱逐出门墙之时，已听说古罗和尚闭关少室峰，不问江湖俗事，故今日古罗和尚现身，使他深感惊异。

灰衣老僧闭目念诵佛经倾刻，倏地睁开眼来，两道极端湛寒眸光投射在梦天岳身上，缓缓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施主膜拜胡盟主英灵，可谓之真情流露，胡盟主在天之灵有知，当以自慰了，悲恸伤神，施主亦可遏止啦！”

这番话，足以证明古罗和尚看透梦天岳过度悲恸，而损了真元的情形。

梦天岳恭恭敬敬地对古罗和尚施礼，说道：“多谢禅师劝告。”

古罗和尚又道：“请问施主跟已故胡盟主是什么关系？”

梦天岳心头一动，道：“晚辈曾经接受胡盟主援救过性命，恩同再造，情深似海。今日听闻恩人作古，大恩没报，不禁

悲恸难以自抑。”

古罗和尚叹道：“已故胡盟主一生侠义仁慈，造福苍生，功德无量。今日作古，着实痛失英才，唉！施主这般深情，已可慰胡盟主之灵了。”

梦天岳虎目放光，说道：“胡盟主施我大恩大德，在下永铭难忘，今夜灵前膜拜，未能表达我报恩之寸心，真令我悲恸不已。”

古罗和尚凌厉的眸光，再次由梦天岳脸上掠过，说道：“施主若以报恩之心，施以造福苍生，来完成胡盟主未完成的功德事业，亦算是报答了胡盟主救命之恩啦！”

梦天岳突然问道：“老禅师，在下有一事请教，不知胡盟主怎么逝世的？”

古罗和尚低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老衲刚自少室峰赶来，对于一切情形，尚不知情，这个，待明晨见过盟主后人便知详细。”

语音甫落，外面突传来一阵喝问声，道：“灵堂中是谁？赶快报名来。”

只见灵堂门口，人影闪动，八位黑衣卫士肩背长剑，如临大敌，挡住了出口。

梦天岳心神一震，暗道一声：“糟了！”念头刚起，忽听古罗和尚低声道：“阿弥陀佛，请各位施主通报一声，少林古罗，前来超渡故友英灵。”

“少林古罗”四字脱口，如雷贯耳，八位黑衣卫士齐齐躬身作礼，恭声道：“老禅师驾临，请恕弟子等未能列队迎接……”

古罗和尚不待他们说完，低诵佛号说道：“时已深更半夜，不便打扰众人清梦，老衲就在堂中守灵待至五更，众位施主还是请自便吧！”

八位黑衣卫士的领队，是位瘦长的中年汉子，他欠身说道：“治丧会有令传下，说老禅师近日驾临盟主之府，若是莅临便要速速传报。”

古罗和尚颌头道：“既然如此，施主请带路吧！”

语声刚落，外面传来一缕清朗洪亮的声音：“神僧大驾降临，恨水迎接来了。”

声到人到，昏黄灯光摇曳间，一位身着青衣，面容清瘦，剑眉星目，冷峻精悍，眼神如剑的青年，已经站在八位黑衣卫士面前，恭恭敬敬弯腰向古罗和尚施了一个大礼。

梦天岳看到这个人出现，混身一阵颤抖，心底暗叫了一声：“二师兄——”

原来这位青衣人，乃是铁掌乾坤圈胡沧夫第二徒弟——断肠红游恨水。今日他就是武林盟主之府警备队的总指挥，职掌武林刑罚堂，权握中原九大门派惩罚奖赏大权，地位非常尊贵。

原来武林盟，乃是中原武林九大门派联合组成一个统率武林道的机构，历代盟主皆是九大门派委员会推选出来的，权握指挥号令大权，于是说：武林盟主之地位，凌驾各派掌门之人士。

就是武林盟其他重职人员，也是经过九大门派联合委员会推选评审任命，其权责亦是独挡一面，相当于各派掌门人地位。

古罗和尚对于游恨水似曾见过面，但见他面含微笑，道：“游贤侄，不必多礼。”

断肠红游恨水抬眼望了古罗和尚身后的梦天岳一眼，似乎剑眉轻皱了一下，随即呵呵一声轻笑，说道：“这位兄台恕在下眼拙，不知……”

梦天岳不待他说完，截声抱拳道：“游大侠请了，区区姓高，名峰。”

“高峰”这个名字，在江湖武林从未见闻，阅历颇广的断肠红游恨水，当然知道是位不见经传的人物。

不过，游恨水内心感到非常的迷惑，暗自忖道：“奇怪！刚才初一见面，此人好象在哪里见过，仔细一望，又是极端陌生。……”

断肠红游恨水，念如电转，随即微微一笑，道：“高兄大概是初历江湖是吧！”

梦天岳点头说道：“不错，在下长居深山草泽，这次是初历江湖。”

断肠红游恨水轻轻地点点头。

梦天岳嘴里说着，内心却暗自叫道：“二师兄不怪你认不出这位被驱逐出门墙的师弟啦！七年……七年的岁月，是多么长啊！而在这段漫长的凄凉岁月里，我的机遇，又是多么残酷。我……七年前的梦天岳及七年后的我，当然是变化太大啦！……离开盟主之府的时候，我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面如白玉，四肢健壮……但今日变成一个跛子，何况我又经过了一番改装易容，当然是面目全非啦！”

思潮汹涌，梦天岳胸中感慨万端。

古罗和尚低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高施主英气内敛，深藏不露，想来定是出自高门了。”

此话一出，断肠红游恨水一呆，本来他以为梦天岳是跟古罗和尚一道前来的旧相识，此刻看来古罗和尚和他并非事先相识的。

这一下，断肠红游恨水面冷疑难之色，嘴唇微启，尚未出声，梦天岳已经非常机警地说道：“在下数年前，在江东蒙受胡盟主援救一命，大恩大德，如同再造，今日乍闻胡盟主身故，特地前来叩丧，恩人已故，蒙恩不得图报，在下深感愧疚终身，今后恩人若有什么后事未了，就是粉身碎骨，在下也愿效劳，敬请游大侠接受这份赤诚之心，不要太过见外才是。”

这番话，说得诚恳至极，断肠红游恨水虽然心存疑惑，但又不能太使人难堪，下逐客令。

不过他想：此人身份来历不明，又怎能让他参与武林盟主大事？

正当游恨水犹疑不决之际，古罗和尚缓缓说道：“高施主肝胆照人，武林盟能得施主磋商大事，真是武林道之幸。”

古罗和尚乃是当今武林道士，最使人敬佩的老前辈，他如此一说，游恨水怎敢犹疑，当下呵呵一笑，道：“高兄豪气干云，侠骨肝胆，游某一见如故，怎敢见外。……”说罢语间略微一顿，转首向古罗和尚说道：“古罗师伯请！驾请议事厅，治丧会的各派武林高手，已经在厅中恭候大驾。”

古罗和尚点头道：“游贤侄前面带路吧！”

语毕，古罗神僧轻拂袍袖紧随游恨水及八位黑衣卫士走

出灵堂。梦天岳默默不语走在古罗和尚身后。

走过三重庭院，一座广场，来到一处警卫森严大院，只见这座独立院落，乃是一座宫殿似的三层楼阁，琉璃屋瓦，金碧辉煌。院落四周卫士林立，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梦天岳目睹这种情形，心中也感到一片迷惑，到底师父之死牵涉到什么重大事情，致使武林盟府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此时，只见游恨水转首对古罗和尚说道：“家师之遗体，就冷藏在阁楼之上。”

语声甫落，但见庭院门口鱼贯走出十数位男女，有僧有道，他们见古罗和尚到达，齐齐躬身施礼，道：“神僧驾到，未能远迎，敬请恕罪。”

古罗和尚轻宣佛号道：“阿弥陀佛！众位大侠免礼了，老衲惊扰了诸侠清梦，尚请海涵。”

梦天岳虎目如电，扫过群豪脸上，心头大震，原来这十数位英豪，几乎罗集了中原武林道的群英精华，每一位皆是成名江湖数十年的武林宗师。

当他目光落到一位浓眉大眼，圆脸方耳，长相威武的蓝衣中年人身上，以及一位貌美如花，身着白色孝衣的少女身上，混身一阵激动的颤抖。

原来那位蓝衣中年人，正是他的大师兄霸王弓何不堪，白衣少女就是师父的独生女儿胡情玉。

群侠的眼光，大部分投注在古罗和尚身上，所以大家都没注意到梦天岳，而且梦天岳身着黑衣，大家以为他是武林盟之府的卫士。

只有那位白衣孝女胡倩玉注意到了梦天岳，瞬间的一瞥，胡倩玉花容略变，但一会儿又恢复常态。

古罗和尚与群侠寒暄几句，鱼贯进入灯火通明的大厅，梦天岳正要举步进入的当儿，但听身侧响起胡倩玉娇叱的语言，叫道：“二师兄，那位相公是那一门派高人？”

梦天岳不待身后的断肠红游恨水回答，转身对胡倩玉拱手抱拳，自我介绍道：“在下高峰，请问小姐是胡盟主千金吧！”

胡倩玉这时也看清了梦天岳枯黄苍白的脸容，她双眉紧蹙，暗自摇头忖道：“奇怪！”刚才一瞥，他的面相好象在哪里见过，看久了却无从记忆……。”

断肠红游恨水朗声说道：“师妹，高少侠是和神僧一道前来的。”

胡倩玉轻噢了一声，向梦天岳福了一福，道：“多谢高少侠奔赴家父之丧。”

梦天岳轻叹一声，道：“令尊之逝世，实是武林之不幸，唉——”

断肠红游恨水对梦天岳说道：“高兄，家师之死，隐隐涉及到一种武林危机，咱们今夜恭请古罗神僧破关下山，由少室峰赶赴武林盟之府，便是关系着武林存亡大事……高兄本非武林盟组织中人，如无必要，倒不必卷入这场是非漩涡之中。”

梦天岳微微一笑，道：“在下灵堂中，早已表明心迹，今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断肠红游恨水点头道：“好吧！那么请高兄快入座。”

这时古罗神僧与群侠，已经逐一落座，十数个人形成圆



形议席坐定。

铁掌乾坤胡沧夫之第一大弟子——霸王弓何不堪，二弟子断肠红游恨水和胡倩玉三个人，就坐在正东方主人席上，古罗神僧就坐在正西面，梦天岳就坐在靠近古罗和尚右侧一席空位。

主人席上的霸王弓何不堪，首先打破肃穆沉寂的场面，说道：“诸位武林豪杰先士，今日咱们不惜打扰古罗神僧闭关潜修十年誓言，提早破关前来武林盟之府，其目的就是要查清家师致死的原因。

“家师到底是谁杀害的？以及被什么武功杀害的？虽然经过治丧会群侠调查过，至今仍是个谜。

“最离奇的，就是在四十九日前，家师坐骑乌龙神驹奔回武林盟之府，传讯主人恶耗自撞石狮而死的当夜，五位在盟主之府作客的武林高手，却神秘地暴毙，他们之死因也是令人无法查清，身体上每一部分没有一丝伤痕，就象无疾而终一般，跟家师之死一模一样。”

古罗和尚低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这五位武林高手是谁？”

霸王弓何不堪，道：“他们是神拳门第一拳莫刚老英雄；黑虎帮龙头帮主关武平；江南七省镖局联盟的总镖头雷风客易冰山；七星堡的老堡主追魂笔查良；以及名震黑白二道的铁观音韩娘子。”

这五位武林高手的名子一说出来，梦天岳以及众群侠眉头深皱，脸色肃穆，原来这五个人没有一位是江湖无名小卒，而是享誉武林的领袖。谁也想不出天下哪位魔头能够同时杀